



是与在

意义世界对逻辑经验世界

的超越及一种反对

Aesthetics

的艺术哲学导论

张志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是与在

意义世界对逻辑经验世界
的超越及一种反对
A e s t h e t i c s
的艺术哲学导论

张 志 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与在/张志伟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1

ISBN 7-5004-3207-0

I. 是… II. 张…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916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143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也许有一天，艺术品成为
教堂，就像现在教堂成为艺术
品一样。

12/20/82

目 录

第一章 逻辑经验世界排除意义世界·····	(3)
第二章 意义世界的不可排除性·····	(26)
第三章 反对意义世界的根源·····	(51)
第四章 意义世界与在之真理·····	(73)
第一节 自由的是与在·····	(73)
第二节 灵魂的是与在·····	(81)
第三节 上帝的是与在·····	(94)
第四节 真理之在在之真理·····	(102)
第五章 艺术显现真理·····	(114)
第一节 艺术反对审美·····	(114)
第二节 艺术反对创造·····	(123)
第三节 批评反对媚俗·····	(131)
第四节 批评拒绝消解·····	(138)
第六章 追寻意义世界·····	(147)
第一节 走进孤独·····	(147)
第二节 走向不朽·····	(153)
附录一 显现性自然、理解性自然和认识性自然 ——西方思想史中三种把握自然的方式 ·····	(160)

附录二 语言的误用

——20 世纪西方抽象绘画的再认识 (177)

附录三 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193)

附录四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203)

卡夫卡对我说：“拔根的事我们都参加了。”这话听来令人恐慌：我们拔了什么根？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自己在拔根吗？这根对于我们重要吗？它生长在哪里？它何时被我们拔了？我们为什么会去拔它呢？拔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亦或对我们会有什么危害吗？这些问题我们能搞清楚吗？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我们就会觉得恐慌吗？是的，我们正在感到恐慌。

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恐慌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根是什么，它却被我们拔了。我们会隐约感到这事与死亡相关。因为我们都知道许多植物被拔了根是会死的，我们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被拔了根是不会死的。我们之所以感到恐慌是因为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把什么弄死了，而这被弄死的东西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竟然也不知道。这不令人恐慌吗？也许这被弄死的东西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根，就是我们的昨天，甚至就是我们的明天，难道这还不令人恐慌吗？

什么是根？根是一种生命的基础。没有它，生命就无所

附着。无所附着的生命会自由自在吗？是的，它会无所拘束，随风飘荡。不，这不是自由。它不是无所拘束，而是无所自持。它不是随风飘荡，而是被风摆布。所以它不能自由，也不能自在，因为它不能自主，也可以说它根本没有自己。

有根的生命会怎样呢？有根就可以使自己附着于大地，就可以不受风的摆布，就可以依靠大地的营养而参天，就可以枝繁叶茂地长久，就可以傲立于风霜雨雪，就可以庇护弱小生灵。这一切全都靠有根。这根是不能被拔除的，拔了根，它就会像安泰俄斯一样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就会枯萎，就会死亡。

可是这和人有什么关系呢？人并不是植物，我们也不是安泰俄斯，我们是更了不起的人。我们无需依靠大地提供力量就能征服大地上的一切生灵，我们无需扎根于大地就能令大地给我们提供营养；我们能创造参天的大厦来庇护天下的生灵，我们甚至可以战胜大地的力量，飞上太空。我们已经超越了众神，难道我们还会需要什么根吗？

有人拔根，我们不在乎。无论是拔了什么根，都与我们无关。即使我们自己也参加了这拔根的事，我们也没有必要恐慌。因为这根一定与我们无关。

这根真的一定与我们无关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拔根的事不是在 20 世纪才发生，但最有力的拔根者却是在 20 世纪。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拔根的业绩。

第一章

逻辑经验世界排除意义世界

维也纳小组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位维也纳哲学教授石里克周围聚集起来的一群理性主义者，他们因对一本名为《逻辑哲学论》的小书感兴趣而逐字逐句地研读它，这本小书的第七句也就是最后一句话在这群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句话就是：“对于不能说的，就应当沉默。”这样一句如同希腊神庙中的神谕般的警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怎么会引起那么多理性主义者的强烈共鸣呢？它究竟是谁说的呢？

这后一个问题最简单，那本仅有七句话的小书《逻辑哲学论》是一个名叫维特根斯坦的犹太人的早期著作，他于 1889 年 4 月 26 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富裕而文明的家庭，音乐家勃拉姆斯是这个家庭的亲密朋友。他早年在柏林一所工业大学学习工程技术，后来他对纯数学发生了兴趣，曾接受弗雷格的建议去剑桥就学于罗素，他参加过一次大战，1918 年 11 月奥匈军队崩溃，他成了意大利人的俘虏，那本著名的《逻辑哲学论》手稿就伴随着他在俘虏营中。1922 年这本书正式发表。当时他以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所以在维也纳小组热烈地讨论着这本书时，他早已经放弃了哲学，而隐居在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任教。他还把父亲遗

留给他的一份巨额遗产全部散光，过着十分简朴的自然生活，这就是“那位在德尔斐发神谕的大神”（赫拉克利特语）。

那么这神谕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它的本意是，对于能说清楚的，我们才可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清楚的，我们永远不能说清楚。与其陷入无谓的争论中，还不如不说。

可是，究竟什么是能说清楚的，什么是不能说清楚的呢？我们来看《逻辑哲学论》其他六句话：

- (1)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件。
- (2) 凡是发生的事件，即事实，乃是原子事实的存在。
- (3)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 (4) 思想是有意思的语句。
- (5) 语句是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
- (6) 真值函项的普遍形式是 $[P, \xi, N(\xi)]^{\textcircled{1}}$ 。

从这六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事实—图像—思想—语言—逻辑（真值函项）的基本关系。符合逻辑形式的语言，才是清晰的思想图像，才能够清楚地表达经验事实的世界。反过来，不合逻辑形式的语言，就不能构成清晰的逻辑图像，也就不能够清楚地表达经验事实的世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句代表着事实的（逻辑）图像，这图像是否清楚明白，正在于它是否具有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的注释者石里克这样指出：“人们早就说，并且常说，在某种意义上，逻辑的就是纯粹形式的，但是并不真正明了纯粹形式的本质。弄清纯粹形

^① [美] 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9页。

式的本质，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如果它们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①可见，逻辑形式是表达同样的知识所必须具有的同样的形式，没有这样的形式，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认识。这逻辑形式就是人类获得共同认识的保障。

“所以，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知识通过它的形式来陈述所知的实况，但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出来的。形式的本质只在于知识，其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都是表达的偶然材料，和我们用来写一个句子的墨水没有什么不同。”^②这就是说，逻辑形式就是表达知识的界限，对于这个界限（逻辑形式）本身，我们是没有能力再清楚表达的。在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看来，对于逻辑形式这个语言表达的界限本身，就没有必要再去追究了，因为这逻辑形式只是手段（材料），而不是目的，就如同墨水一般。所以他摆脱了这墨水，继续写道：“这一简单的见解具有意义非常重大的后果。首先，它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因为这种研究是不能交给心理学的。关于‘认识的有效性和界限’的问题不存在了。凡是可以表达的，就是可以认识的，就能对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解决

①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合订版，第 7 页。

② 同上书，第 8 页。

的问题。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回答，不能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无意义的语词排列。这些语词排列表面看来虽然好像是问题，因为它们似乎满足了通常的语法规则，但实际上却是一些空洞的声音组成的，因为它们违背了新的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逻辑句法的深刻内在规则。”^①

这段文字说明了“能够说清楚的”和“不能说清楚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在于逻辑，合逻辑就能说清楚，不合逻辑就不能说清楚。这正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首次向世人揭示的。他告诉人们新的符号逻辑对于语言和思想的巨大力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亚里士多德赋予逻辑的力量。这一点使维也纳学派的理性主义者如获至宝，他们把这种新逻辑看成是，判断一个表达是否有意义的标准。他们把它用来清理世人的话语，把那些不按逻辑说话的人看成是哑巴，对他们的话置之不理。把那些没有按照逻辑提出的问题，视为无意义的问题，拒绝回答。他们要“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卡尔纳普语）。他们把“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在内的思想传统，宣布为全部是由无意义的命题构成。维也纳小组中主要的成员卡尔纳普一再地宣称，“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理睬以往的哲学，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清除了意义世界，把整个人类的精神传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伟大转折啊！从此以后，人类将不再有非理性的学问，他们将在健康的理性教育下成为更高级的新人类，就像查拉图斯特拉向我们预言过的那样。

①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合订版，第8页。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如此简单地就踏上了新人类之途，上面这个突然向我们袭来的伟大转折似乎太猛烈了些，它把我们砸得晕头转向，我们该审慎地复查一下这种转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么，我们就要重新问一问那逻辑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和语言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使语言成为有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意义的世界能够被清除掉吗？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重新审查一遍。

那么，我们就从第二个问题开始。逻辑究竟是什么？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的意见：逻辑只是“墨水”，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追究它。可是，既然要重新审查，我们就必须再次追问：究竟什么是逻辑？从根本的意义上讲，逻辑就是使思想保持一致的东西，就是一种同一性。人们的思想、语言中之所以有逻辑，是因为人们在用语言交流思想的时候需要保持一致性或同一性，也就是需要逻辑。如果没有这种逻辑的同一性，人们就无法避免思想的歧义，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思想交往，甚至使语言交往成为不可能，海德格尔曾把“逻各斯”（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一词的希腊原意理解为使人们能够聚在一起的东西，这个“逻各斯”就是逻辑的本质，虽然在赫拉克利特的时代逻辑学还没有诞生，但是赫拉克利特所使用的“逻各斯”一词已经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逻辑，赫拉克利特说（根据海德格尔的翻译）：“可是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本来就是这个在在者中在一起，那些人们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好像每人一直都有其独特理智（意义）似的。”^① 他还说：“他们即便听见了它，也不了解它，就像聋子一样。关于他们有谚语为

①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28 页。

证：人在场而却又不在于场。”^①可见，人们之所以“搞不到一块儿”（海德格尔语）就是因为他们即便听到了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话语），也不了解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逻辑），就像聋子一样。所以他们在场却因相互不能沟通而搞不到一块儿，就和不在场一样。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在希腊语中又是“说话”，可见说话的本身就是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说话的根本就是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根本的说话就是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换句话说，作为逻辑的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就是说话这种思想方式的终极根据，就是人们能够进行语言交往的终极根据，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终极根据，因为按照希腊人的定义，人是说话的动物。

人们不会总是停留在对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听到了却又不理解的阶段，希腊人听从了赫拉克利特的教导，他们研究了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把这种研究发展成一种学问，叫做逻辑学。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他们把本来把捉不住的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明确地规定为几条规律、几种格式和几条推演规则。这样人们就不再只是能听到而不能理解了，人们可以死死地握住这些规律和规则。人们在相互说话时，只要不违反这些规律和规则，就可以相互理解了。似乎人们终于掌握了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终于可以搞到一块儿了。但对此海德格尔们还是提出了疑问，这是后话，我们将在第二章中来谈。这里我们继续来谈逻辑本身的问题。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开始，逻辑从原本的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zeta$ 变成了逻辑规律、逻辑规则、逻辑体系、逻辑学或逻辑学原理。它们开始支配着每一个思想家的说话方式，他们不再像赫拉克利特那样说话，而是以定义、判断和推理的方式说话。他们把每一个神谕式的警句用长篇大论展开，以使它们清楚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2 页。

明白，他们以上百本厚厚的著作去取代一纸断简残篇。古代那令人难以理解的智慧，完全淹没在新的思想家们严密论证的理性海洋之中。学术的进步使人类的思想大放光芒，这些都是逻辑的功劳，是那逻辑学所研究出的逻辑的功劳，是逻辑规律和逻辑规则的功劳。

随着各种学术的进步，逻辑体系本身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7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已经认识到，在概念的析取和合取同数的加法和乘法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①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成功地构造了一种包含所有逻辑定理的代数，使逻辑走向数学符号化。他想把逻辑表现为数学的一部分，用一种类似于数字代数的演算来代替逻辑推理。而19世纪下半叶英国逻辑学家弗雷格，则从相反的方向建立起一种要把算数包括进去的符号逻辑系统，他把这个逻辑系统建立在函项概念的基础之上，把传统逻辑中的“主词”和“谓词”这种有歧义而又混乱的术语消解掉了，从而使传统形式逻辑的半形式化演绎推理系统，成为完全形式化的演绎运算系统，使形式逻辑的纯粹形式本质得到了直接的表现，实现了演绎逻辑体系的真正革命。这种革命带给今天的思想家们的是更加严格的保持思维一致性的手段，使普通的理性思维都有可能达到数学般的严密性，充分显示了逻辑在理性中的根本地位。不仅如此，新逻辑还使人们认识到逻辑是包括数学在内的一切科学无法离开的工具。一切科学包括数学之所以能够清楚明白地向人们表达，全仗着逻辑，没

① [英]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3页。

有逻辑就是数学本身也不会是清楚明白的。一切思想清楚明白的原因都只是逻辑，合乎逻辑就能清楚明白，不合逻辑就不能清楚明白，一切思想都不能例外，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但逻辑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呢？这就使我们面对了前面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逻辑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前面我们曾说过，逻辑的本性是一种同一性。可是，同一，怎么可能？莱布尼兹曾绝妙地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连树叶与树叶都不具有同一性，就更不用说树叶与其他事物的同一性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同一性呢？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具有同一性的事物吗？能工巧匠能把两件手工制品制作得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但这也只是分毫不差，在比分毫更小的尺度上，差别又会显示出来。这还只是外形，对于两件制品的内部结构来说，他们的原子结构会完全同一吗？我们确实无法想象任何具体事物的绝对同一。但逻辑的本性为什么会是一种同一性呢？因为它不是一种具体事物的同一性，而是一种抽象事物的同一性，是在我们思想中建立起来的抽象同一性。我们无法在纸上画出两个绝对同样的正方形，但我们可以思想中想象两个绝对相同的正方形。在几何学中，我们正是用我们在纸上所画的两个正方形，来代替思想中那两个绝对同一的正方形的。可见，抽象同一性是可以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抽象同一性存在着，它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中。所以，作为逻辑本性的同一性就只能是一种抽象同一性。正因为抽象同一性存在于逻辑中，逻辑才可能在思想中产生力量。但这力量是怎样产生的呢？作为抽象同一性的逻辑仅仅凭着在思想中存在，就一定能够对思想产生力量吗？（或使思想产生力量吗？——使思想有力量，清除异议。）

其实，逻辑作为抽象同一性不仅仅是在思想中占据一个位置而已，它在思想中的功能，是为思想制定轨迹和方向。思想是什么？它是人的抽象存在方式，它以抽象的方式使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可以在这抽象的世界里与狗、与猫、与山、与水、与房子、与汽车、与书本……总之，与一切事物打交道。这种打交道的方式可以是散漫的、无方向的，也可以是集中的、有方向的。前一种方式我们称为形象思维或者想象，后一种方式我们称为逻辑思维。我们之所以把那种集中地、有方向地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称为逻辑思维，就是因为这种打交道的方式是在抽象同一性的控制之下。譬如，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我们把一种动物叫做猫，而不管它的颜色、形状和大小，这就是一种抽象同一性。如果没有这种抽象同一的概念规定，在具体世界里，我们能够把一只大猫与一只小虎或小豹区分成不同的类吗？既然小猫和大猫都可以被看做猫，为什么就不能把虎看成更大的猫呢？所以，思想中的分类原则必须建立在抽象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再譬如，如果我们确信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那么，即使没有到过澳洲，我们也可以推论出澳洲的天鹅是白的，这无疑是一个正确推论。尽管澳洲的天鹅事实上是黑的，也还是不能说明我们的推理有错误，而只能说明我们所确信的前提有错误。逻辑推理只能保证从正确的前提推出正确的结论，却不能保证从错误的前提推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同一性为思想制定的方向。

可见，在抽象的世界里，有了同一性的控制，一切都将沿着有秩序、有方向的轨迹运动；而没有同一性的控制，一切都将无秩序、无方向的变化。同一性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